

随笔·轻风物语

老家的元宵节

□安小悠

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每年春节前后我最忙碌,实在无暇回老家,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是必须要回去的,一来父母实在惦念我,二来我心里也实在惦念家乡的草木绿水,淳朴热闹的乡音村舍,摄人心脾的袅袅炊烟,还有就是,家乡那一轮照我长大的圆月。

我的老家在龙城镇西北的一个小村庄里,小村不大,也不算小。我常说我家的环境有着绝无仅有的别致,村道呈十字形,村舍沿村道分布,中有小巷纵横。我家门前是一条小巷,幼时父亲在小巷里垫了石板,石板有大有小,间隔或宽或窄。元宵节前后,蒲公英便从石板下钻出,开了黄色的花朵,月光下,花蕊处的露珠闪了光,像落了一颗星星,花朵本身也是星星一颗,我沿着石板蹦蹦跳跳,如同落在蒲公英的童话里。

院子里栽了很多树,树下砌花坛、猪圈和鸡舍,花坛四季有花,猪圈里的

猪白且胖,鸡舍里的一群芦花鸡,很早就出来觅食,啄食草间青虫和地上的沙粒,天黑自动归舍,并坚持如期下蛋,如此乖巧自然深得母亲厚爱。房舍是三间青砖平房,背阴的一面墙上生满岁月的青苔,有月光的夜晚,月落青苔成诗。少时我仰躺在房顶,静静地看月亮缥缈在云雾之中,那云是晕,是纱,是萦绕在眉间年少莫名的忧愁。

每到正月十五,父亲清早便买来两盏灯笼,有瓦楞纸做的纸灯笼,上面画着生肖图案,有圆红灯笼,在里面点了小蜡烛,用细藤挑起,只待夜幕降临,我和弟弟提着小灯笼去村道上玩耍,道上全是人,小孩子都提着灯笼穿梭嬉戏,大人们则立在一旁闲话家常。天空圆月高悬,星星眨眨闪闪,似是在元宵节全聚了一处,灯笼在夜色里游啊游,那烛光闪烁,斑斑点点,如同游鱼一尾尾,整条街道霎时变成了一条沸腾的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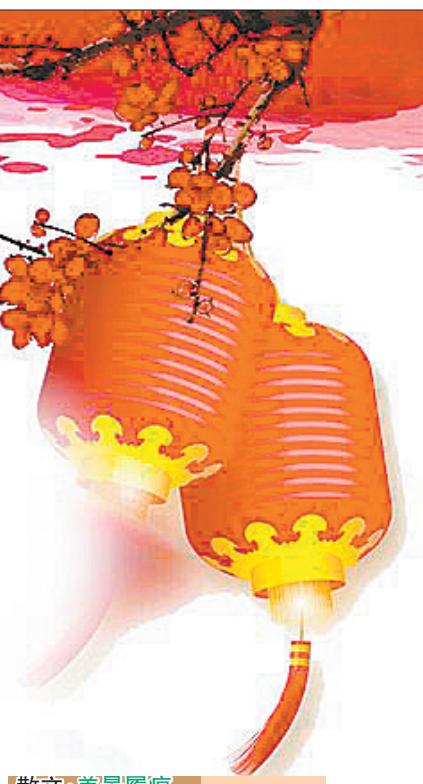
直到蜡烛燃尽,纸灯笼变成一团火,塑料灯笼被火燎得满是伤痕,我们才被大人们拽回家,意仍在,兴未尽。到家吃汤圆,那香甜至今还回味在唇齿之间。吃完汤圆,我和弟弟便登上房顶,看陆续绽放在高空的烟花,如一朵朵彩色的行云,绽放、散开、落下,瞬间败在了月亮之下。鞭炮声也陆续响起来,各家在门口点燃的蜡烛愈燃愈旺,在月光下跳动成一个个音符,唱响元宵佳节万家团圆的歌谣。

上小学三年级时,村里修了柏油路,平整宽阔的路面成了孩子的乐园,他们在路面上相互追逐、打闹,玩得不

亦乐乎,我在路上练习骑自行车,一辆父亲的自行车,在月光里被我骑得风生水起。虽然那时我瘦且小,只能站着骑,也许是因骑行经验不足,也许是兴盛过头,也许是别的原因,反正最后那辆自行车在一个月圆之夜掉进了柏油路一旁的深沟里,在自行车掉下去的前一秒,我凭着敏捷的身手从车上跳下来,我没事,自行车却报废了,我蹲在月光下哭泣,小小的身子缩成一团,父亲赶来,既心疼又庆幸:“还好你没事。”

转眼已是20年前的事了,如今,村子的结构大致没变,只是房屋多变成了楼房,村道还是柏油路,却加宽和平整了很多,通往我家的那条小巷也铺上水泥,蒲公英只有沿着巷角裸露的土地生长,院子里的猪圈和鸡舍早已拆掉,只剩花坛和树木,花儿依旧开四季,树木一天天神秘生长,村里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几乎全部搬到城市生活,村里孩子越来越少,他们元宵节玩的是电动灯笼,一按按钮,便发出斑斓炫酷的声光,父母的发间和额前,皆镌刻着岁月深深的痕迹,我也至而立之年。

但无论我何时回去,父母待我始终如幼时,在我不在他们身边的那些深夜,我是窗前那轮圆月未央。辛弃疾写下“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我驱车离开家乡,圆月一直跟着我,我摇窗倚望,村头灯火阑珊处的那人,是我的父亲母亲,车在缓缓前行,云很淡,风很轻,道路跌宕,月光浮沉,他们在我的视线里渐渐变成一个黑点,我不舍离去,如同他们不舍我的离开。



散文·美景履痕

蜡梅

□张富存

深冬里,一簇簇蜡梅傲然枝头。

此时,我总喜欢徘徊在庭前,徘徊在它为我弥漫的柔情里,看它纷纷繁繁的一树花开,看它一朵朵在严冬里站成一种最动人的姿势,任它袅袅的馨香,氤氲着我柔软的肺肠,涤荡着我孱弱的心扉,不经意间,一种敬畏之情便会油然而生。

原以为,它是为了故作姿态,才特意把自己的身子扭捏得婆娑娑娑、千娇百媚。原以为,它是为了故弄玄虚,以赚取人们同情的眼泪,才特意把自己的花朵开在像“七七相会”那样一年一度才仅有的雪梅情分里。原以为,它就是一个小女子,至于它奇异的芳香,只不过是与生俱来的天性罢了。

至今我才明白,在它的骨子里,一直燃烧着“铁梅争春”的烈焰,在它的心里面一直装着一个偌大的世界。

它把沃野交于田禾,把广博交于桃李,自己却安身立命在残垣僻巷,甘心栖身幽静一隅。它把大地交于绿叶,蓝天交于硕果,甘愿攀缘在生命的夹缝里,即使耗得瘦影一袭,也无怨无悔。它把激情交于寒冬,真情交于春天,痴情交于大地,因此它的花香才会那么浓烈,那么与众不同。

正在长冬里彷徨的人们,如果能一睹一枝蜡梅的绽放,那惊喜一定不亚于摸索在黑夜里的人看见灯盏,不亚于迷航的人瞥见向标。在这凄冷的寒光里,似乎也只有蜡梅,风霜摧不垮它,酷寒虐不动它,雨雪降不服它,它以坚贞的品格,星星燎原的意志,给冬以震撼,给春以慰藉,给守望者以力量。

我常常把蜡梅冥想成一种女子。看它端庄的外在,冷艳的容貌,仗剑的目光,而又不失其温婉慈爱的母性。

穿行在纷纷扰扰的尘世间,难免会有磕碰,每当伤痕累累地回到家,我常常依偎在它柔柔的怀抱里,任它旁逸斜出的手抚摸着我受伤的身体,任它温馨撩人的花香慢慢浸入我的心扉,舔舐着我的伤口,慢慢地,所有的患得与患失、烦闷与不快,都会在它的悉心抚慰下,烟消云散了。

每每此时,我也多想做一株蜡梅树呵,摇摆在深冬里。



随笔·乡村纪事

农家火盆

□陈猛猛

“大雪纷飞半掩门,家人围坐一火盆。添水加材夜深处,窥门不见有来人。”要是看到农人家中火盆支起来的话,那么寒冷的冬天就是真来了,距离下雪的时日也近了。冬季寒冷的日子,终日辛勤劳作的农家人终于可以有空闲围坐在火盆旁,尽情地聊收成,畅谈左邻右舍的趣话,使味道终究有点寡淡的生活变得充满情调、活色生香起来。

在取暖设备不发达的年代,火盆几乎是北方农村冬天取暖的必备品,每家每户的堂屋里几乎都会用上用泥巴糊成的火盆,或者是用砖砌成的一个规规整整的池子进行取暖。回想起儿时非常寒冷的冬天,每天母亲早早地将柴火放到火盆里拢起一堆火,不一会儿工夫,整个屋子都暖烘烘的,母亲再将衣服放到火盆上烘烤,然后叫醒一家人起床、洗脸,全家人围坐在火盆周围取暖,于是整个农家院里变得热闹起来,清扫院子、喂猪、做饭、小孩子穿得整整齐齐去上学,农家一天忙碌的生活拉开了帷幕。

最妙的就数下雪天了。屋子里,家里的大人与孩子在火盆旁一边烤火取暖,一边透过窗户望着屋外随风飘飞的雪花,聊着家常,说着下一年的打算。调皮的孩子们有时候吃着从火盆中烧熟透着香甜的红薯,有时候则跑到门外于漫天扬起的雪花中打雪仗,忘我地抒发对

雪花深深的爱意。

鹅毛般飞舞的大雪天,老父亲会小心地检查屋子的通风状况,火盆内柴火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要及时排出去,才能使一家人既取了暖,又不至于发生安全事故。他拿出烟杆,取出质量低劣的烟叶,摁到烟锅内,趁着火盆里冒出的火苗用力吸几口,之后如思想者般凝神沉悟。他想着马上来临的春节该如何过,想着几个孩子应该置办新衣服了,想着等到天放晴后要去镇上将多余的粮食和喂养了一整年的肥猪卖掉,这样一大家子来年的开销用度就有了着落。而勤劳的母亲则会在火盆旁缝缝补补,给大人和孩子做御寒的冬衣和棉靴,密密麻麻的针脚满是慈母滚烫的爱。

火盆就这样,伴我们度过寒冷的冬天,过完大年,然后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等到温暖的春天来临,它会被收起来,放到屋子里一个偏僻角落,平心静气地等待来年为家人“效劳”。而冷飕飕的屋内,长辈和孩子穿着厚厚的大袄棉裤,搓着手哈着气跺着脚,围着火盆取暖的场景,则会在记忆里某个时间弥散开来,挥之不去。人世间的烟火气,都在火盆冒出的热气中晃晃悠悠地袅袅升腾。

农家火盆,尽情地燃烧着,释放出火焰的温情,它一遍遍念叨着春天,念叨着远行的儿女早些归家,如同饱经流年沧桑的老人,无声地诉说光阴给农人的生活带来的苦辣酸甜。



▲国画 蒋春婷 作



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沙澧河”,阅读副刊美文。本地作者投稿邮箱:13938039936@139.com
投稿电话:15839581210